

淮南子卷二

漢陳新雄講義

博士主編

國學論文叢編

第二輯 第三冊



武進莊遠志刊

倣真訓

于大成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子有故曰倣真因以爲篇

有始者

天地開闢之始也

有未始有有始者

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言天地合氣寂莫蕭條未始有有始者始成形也

也有有

淮南子論文集

始有有

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所謂有始者繁憤未

發萌兆牙葉未有形埒垠

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

成物類

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

于西南書局印行

續紛龍蓰欲與物接而未成兆

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續紛雜蓰也龍蓰

陳新雄
于大成 博士主編

「國學論文薈編」第一輯—第三冊

(部子)

淮南子論文



木鐸編輯室編輯
西南書局印行



10070897

有版權・不准翻

本公司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為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七六四號

書名：淮南子論文集

定價：平裝全一冊新臺幣八〇元

主編者：陳雄博
于成大博士

編輯者：木鐸
編輯室

發行人：徐松栢

發行者：西南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七〇號

電話：三三九二〇號

郵撥戶：四九九六號

經銷處：國內各大書店

印刷者：盛文印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二三四巷九號

電話：三三一二九七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一日初版



出版「學術叢書」寄語……徐松柏

出超水準的學術論著是我們的任務；

出暢銷書則是我們的榮幸與願望。

「西南書局」創立的目的，就是要大開學術之門，放出文化之光。我們絕不懼怕任何艱難，更不計較任何勞怨，我們將為您呈獻出一系列超水準、够份量、有長遠學術價值的鉅著。因此，我們熱烈的請求各位：

清風亮節的老師們

英勃熱心的讀者們

將您們發掘、思考、研究的大著，賜助「西南書局學術叢書」行列，來為這廣揚文化的偉大任務，留下你們千秋萬世的精神寶典。

BWT 381/52

國學論文叢編叙

昔新會梁氏有言，國學數千年來，未經整理，猶鑛積也，是唯無采，人人各得其所欲。今人承清儒考據之學大昌之後，功力縱不逮夫昔賢，成就迺陵駕而上之，推諉厥故，蓋有二焉：一曰，治學方法之遠勝也；二曰，新出材料之多有也。夫所謂治學方法者，漢儒之所長在通訓詁，宋儒之所長在審辭氣，清儒生漢宋之後，擷彼二長以成一己之所長，用能邁越漢宋，積薪居上。今人又生清儒後，承彼洪烈，而益以泰西新法，其成就故復不爲清儒之所囿。夫治學，方法之講求，是固然矣；苟材料之憑藉不廣，空有方法，無所用之。自清季以來，地不愛寶，沈霾千年之物，一時而大出，甲骨也，鐘鼎也，石刻也，漢晉木簡也，內閣大庫檔案也，夫人而知之矣。但就圖書板本而言，清人之所以倭宋者，特以宋刻去古未遠，未經後人妄改耳。自敦煌日本六朝唐人寫本出，而宋刻之價值減色矣；漢石經殘字出，而唐石經土苴矣；武威儀禮漢簡出，而鄭玄本不足專美矣；馬王堆國策帛書出，而剡川姚氏本等如糞土矣；老子帛書本、索綰本、系師本出，而唐石本可廢矣；銀雀山孫子兵法出，而宋十一家注本不足觀矣。至如黃帝四經、伊尹九主、孫臏兵法，與夫敦煌所出古佚書之久失箸錄者，其價值尤不待言。清儒之顛倒於夢想之中而不得一見者，今人迺羅列於几案之間，予取予求，此何殊富家翁指點自家財物，自足傲視貧寒兒之東西借貸也。聞嘗思之，清儒之汲古功深，歎觀止矣，蔑以加矣，假令戴、段、二王諸人，生丁今之世，則其所詣，斷不限於如今日所見之校水經注、方言疏證、說文注、古文尚書撰異、毛詩故訓傳、

詩經小學、周禮、儀禮漢讀考、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之等，無疑也。今人所憑藉者廣，而駕馭之方術又遠過昔人，宜於清儒能補其闕而正其失，頡之頡之，而足以比肩駢步而無所遜色也。雖然，民國已來，六十有餘年矣，其間學人之專門著述，固已充棟汗牛，而單篇論文，尤不第如恆海沙數。唯此無量數之論文，散在千百種學術期刊中，尋檢參閱，其事殊難，矧其中又有流散海外，國內不得一見者乎。昔年爲研究之便，嘗多方蒐求，海外友人之郵書萬里以相寄贈者，盈益箱篋。近年指導門人撰寫論文，每出以相示，供其參考，門人稱便，然猶病其未能廣事流傳也，羣以集印單行本爲請。竊維學術者，天下之公器，藏之一姓，其用未宏，未若化身千億，使好學深思之士，人有其編，則於學術之鑽研，其事便而其效廣。因彙近人研治國學之論文，取四部之書，益以小學，以五種爲一編，編各五冊，冊各一種，種各以二百頁上下爲度，名之曰「國學論文叢編」，用供我學界之參稽焉。初編既成，梓行有日，聿述其緣起如此。

六十四年小春月 陳新雄 同識
于大成

淮南子論文集目錄

雜家與淮南子	戴君仁	一
老子與淮南子	朱錦江	二七
淮南子與莊子	王叔岷	五九
淮南子與莊子之關係	周駿富	七四
淮南書中修養之要旨	管道中	八二
淮南子的樂律學	楊沒累	九一
六十年來之淮南子學	于大成	一三二
淮南子注本考略	郭翠軒	一七七
淮南子證聞自序	楊樹達	一八二
淮南子證聞後序	楊樹達	一八三
讀劉文典君淮南鴻烈集解	楊樹達	一八四
胡適的新著：淮南王書	張季同	一九四

雜家與淮南子

戴君仁

一 雜家釋名

胡適之先生在去世前，曾爲他自己所著的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作序，序裏曾說：

「其實道家也就是一個大混合的思想集團，也就是一個雜家。司馬談說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藝文志說的『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都是說那個統一帝國的時代的思想學說有互相調和、折衷、混合的趨勢，造成了某些個混合調和的思想體系。」（註①）

胡先生這話說得非常正確，道家即是雜家。學術分「家」，我們習見的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和漢書藝文志。這學術分「家」，起於何時呢？胡先生在序文中曾指出，先秦思想史料裏，從來沒有名家、法家、陰陽家、道家的名稱。（註②）可是「刑名之家」，見於戰國策趙策，百家之稱，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道家」之稱，出於陳平之口，（註③）那麼，戰國之末，當已以「家」名學了。如此，則司馬談六家之名，無疑是以前習用的名稱，而不會是司馬談個人所創造出來的。他所分的家數較少，到了劉向、歆父子手裏，便分得多了，而有九流十家，於是便從道家別出雜家。我們試把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和漢書藝文志比較一下，（註④）就可看出來。

司馬談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

後面又申說之云：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從漢書）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他後面所描寫的，是人君御下之術。藝文志云：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這和司馬談論道家的話，詳略雖異，重視統治之術，是一樣的。藝文志又云：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他只說兼儒墨，合名法，而不提道字，正由於雜家是以道家爲本質，而兼儒墨名法的。藝文志論道雜兩家的話，拼起來正抵過司馬談論道家一家的話。胡先生說道家也就是雜家，這話確乎很對。胡先生又說：「秦以前沒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戰國末年以至秦漢之間新起來的黃老之學。」（註⑤）也看得很正確。司馬談所描寫的道家思想，很符合於漢文景二帝所施用的治術。我們可以說司馬談所寫的道家是根據實際政治的思想背景，

來敘述的，而不見得是根據前代的老莊之學。因為他的話裏，刑名之學的意味很重。而這「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也正是時代的產兒。這混合各家的學派，與其名之爲道，不如稱之爲雜，來得更正確些。於是劉向、歆父子便從道家分出雜家一派。

我們更進一步討論這雜家的雜字，是何意義，也即是說，這個雜字是集合的意思，還是融混的意思？雜家是集合了許多家呢？還是一身兼通許多家派的學問呢？在以前似乎沒有人對此問題注意過。胡先生只是說：「造成了某些個混合調和的思想體系」，又說：「淮南之書是一個大混合折衷的思想集團」。（註⑤）用集團二字，似乎是許多人混合成的思想。又馮芝生氏的中國哲學史云：「淮南鴻烈爲漢淮南王劉安、賓客所共著之書，雜取各家之言，無中心思想。」（註⑥）他明白說多手所成，雜取各家，那自然是集合衆學而成的。日人渡邊秀方中國哲學史概論云：「淮南子二十一篇，乃和賓客蘇飛、李尚等講論道德時所編述的。惟其爲編述，所以內容非常駁雜，首尾缺一貫之旨，又多前後矛盾處。」（註⑦）他認爲衆人編述的，所以內容駁雜，那麼，雜的原因，是人手不同之故，自然也是許多家的集合了。大概一般的想法，不外如此。可是我考究了一下，覺得這個雜字是融合的雜，不是集合的雜，即是一個雜家，他是身通衆學的，如隋書經籍志所說：「雜者通衆家之意。」被列爲雜家的書，不必一定出自衆手，不然的話，許多家湊成一部書，那是不能成家的。此話不能空說，我們必須拿出切實的證據來。漢書有東方朔傳，傳文寫得頗詳細，他有著作二十篇，藝文志列在雜家。我們現在根據本傳，看看他的學問雜不雜。本傳說：「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又云：「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詩書易，是儒家的經典，孫、吳兵法，則是兵家之學。又本傳載武帝欲除地以爲上林

苑朔進諫，內云：「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這是陰陽家之學。本傳又云：「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這是法家之學。其答客難之辭云：「客難東方朔曰：……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是其學術之雜，較然甚明。所以傳贊載楊雄批評他的話，說是一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東方朔道道地地是一個雜家，一身而兼衆學。因此我想雜家之所以稱爲雜，不是由於集合多家，而成一個集團，而是由於一人混合多家之學；一人而兼衆學，才可稱爲雜家。若多人各擅一學，加在一起，這是不能成家的。藝文志所列雜家，除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我們習見外，其餘的書俱不存，我們無從考究。東方朔二十篇，雖亦不可見，而本傳載其學術，班班可考，其雜無疑，我們可以從東方朔身上，找出雜家這個名詞的含義。固然，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是賓客作的，是衆手所成，而這些賓客，可能都身通諸家之學，像東方朔那樣。自然不必每一個參與作書者都是，而且可能有興趣的人同撰，如淮南子，脩務訓顯然和以前諸篇不侔，可以證明是另一家派學者所作。但是我們依然有理由說這些撰書的賓客，大抵一身兼通衆學。因爲我們看到從漢初以至武帝時，一般學者大都不純，此意已詳拙著論賈誼的學術並及其前後的學者一文中。而這種風氣，可能戰國之末已然。呂氏春秋的作者們，也許都是學不純師的。戰國之末，儒墨道名法諸家，已各發展至成熟的階段，很容易互相影響，兼收並攝，不過不能如漢初以降明白可考而已。（註①）淮南子作於景武之間，那時黃老之學方盛，所以高誘敘云：「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大較歸之於道。」又云：「初安爲辨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這些淮南八公，我們固然無法知道他們是

否一身兼諸家之學，而此書之撰成，是和諸儒共同講論的，可見其內容思想有調和融攝之處。而劉安本身也能屬文，或許有所折衷修訂。所以這部混合思想的淮南子，即使作者不都是一身兼衆學，而它終究是有意造成混合折衷思想的一部子書，足以顯示雜家的特殊面目，而不是像後世的叢書，隨意亂湊在一起，那樣是不能成爲家的。所以淮南子之雜，是時代的產兒，是當時學術風氣結成的果實。

以上我們說明了雜家的性質，並說明了雜家是應運而起的學派，正是爲討論淮南子的準備。而在淮南子之前，還有呂氏春秋，是現存最早的雜家書。呂氏春秋高誘敍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其意謂混合儒道兩家。明方孝孺指出呂氏春秋「論德皆本黃老書」(註⑥)其意謂道家思想是其主幹。近胡適之先生說：「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呂氏春秋就顯然是一部先秦思想的大結集，大叢書，——組織雖不嚴密，條理雖不很分明，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他代表一個有意綜合的思想系統。凡是有意綜合的思想系統，總有一個中心思想。我會指出呂氏春秋的中心思想，都在『本生』、『重己』、『貴生』、『情欲』幾篇裏發揮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可以叫做『貴生重己主義』」(註⑦)貴生重己正是道家思想，所以呂氏春秋以道家思想爲骨幹，前人看得不錯。照這樣說，呂氏春秋性質，正和淮南子相同。可是呂氏春秋也有濃厚的陰陽家色彩，書中綱領十二月紀，充分表現出陰陽家的意味，而淮南子的時期，訓正與之相同。這樣看來，雜家雖以道家爲主幹，而把陰陽家吸收在內，當也是其特色之一。(胡先生說，道家思想是齊學，受神仙出世之說和陰陽機祥之說的影響都很大。見淮南王書頁一一六)據我想呂氏春秋之所以名爲春秋，和十二月紀有關，而以十二紀作爲一部分書的綱領，卻是沿用古法，因爲陰陽家的本源最古，它本由

古代原始宗教的種種神秘東西衍變而成。而以時月作綱領，且稱之爲紀，據我的研究，可能與上古結繩有關，說詳拙著洪範五紀說。（註⑫）漢書藝文志說：「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陰陽家之重視曆，是其本分。陰陽家在戰國之末，當已成爲顯學，當然要被雜家吸收，我們再舉一部子書爲例。

管子一書，漢志列在道家，實則也是雜家之書。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二謂管子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但如把道雜二者視爲一家，則列入道家，亦無不可。這書當然不是管仲做的。渡邊秀方說是戰國時代人所作。（註⑬）我看還不是戰國早期的，而當和呂氏春秋相差不了，是戰國末期之書。此書和呂覽一樣，當亦出於衆手，書中儒道名法農之言都有，而四時五行輕重已等篇，更是充滿陰陽家氣味。可見這種著書辦法，是一時風尚，而陰陽家之學，已經成爲時髦的玩意，大家都要談一談。沿傳至漢，便無一學者，不習染陰陽家的思想，造成西漢經學的特色。而西漢學者，大都雜而不純，也可算一種特色，兩種特色相伴著，這關係是不是偶然的，也值得我們思索一下。

二 淮南子與時代背景

淮南子最後一篇——要略裏面有一段話，敘述自殷周之際，以迄戰國之世，各家思想和時代背景的關係，大半是說由於當時政治情形，而產生某一家的思想。我們舉其開頭兩段爲例：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

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管叔、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能，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撝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以後歷敘墨子、管子、晏子、縱橫家、申子、商鞅各家的學術，末了說到劉氏之書，即是淮南王、劉安之書。接著做了一段本書的提要，說是總攬各家之長，與世推移，卻沒有敘述時代背景。其實淮南子這部書，是依文景之間政治背景所作成的；它是陳述漢初六七十年政治實況背後的思想情形的。但不像戰國時申不害、商鞅之術，它們都是應環境需要而生的，因爲韓國和秦國當時的情形，都不太好，要用申不害、商鞅之法來改善，可以說是開後的學術。而漢代文、景之治，已有很好的成績，淮南之書只是把所以能創造這好的成績思想因素描寫出來，它可以算是承前的。這不但淮南子如此，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論的道家，也只是漢代的黃老之學，是文景二代實際政治的思想背景，而和五千言老子的道德經已經有些變改。如我們前面所錄，「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固然不合於道德經。而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這一大

段話，全是慎到申不害乃至韓非的意思，所謂刑名之學，御下之術，也是漢文帝恃以治天下之方。這話我們已在前面談過，而於此再提，目的是要把司馬談的話和淮南子之言，對比一下，以證他們所講的是當代之學，而不是述古之學。

淮南子有主術訓，此篇高誘注云：「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那麼，所講的正是藝文志所謂君人南面之術。篇首云：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諱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

治術以無爲爲主，自然是道家宗旨。而下面申說事猶自然，莫出於己，頗有儒家恭己正南面的意味，有虛心好善，集思廣益的風度。而下面說：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善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鬣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

這段話是法家的思想，是道、法之間慎到這類人的思想。司馬談六家要指說：「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此「即指人心，「術」即指法。韓非子用人篇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

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釋心任術的宗旨，是從老氏「不尚賢」演來的。司馬談說，聖人不巧，淮南子認爲智不足治天下（此意屢見），頗有法治和民主的意味，這是好思想。而下面說：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

雖仍是上面重法之意，而說到制人制於人，則頗有霸氣了。主術訓又云：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又云：這種基於人性惡的觀點以觀人，抱著不自見的態度以守己，陰而已近於險，也是道法之間的言論。主術訓

「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

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

這正是刑名之學，漢文之所好，且曾實施以統御其羣臣者。六家要指所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一段，和淮南之意完全相同，可以算是已經實現過了的思想的紀錄。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註⑨）這些顯然是霸道的一面，也正是他們代代相傳的御下要訣。所以我說淮南的學術，是承前的，倘若劉安真做了天子，他會繼承文景的舊手法做下去。

淮南的思想主幹是道家，可是它是新道家，是混合了老聃、慎到、申不害、韓非等家思想，而居道法之間的道家，也就是漢代所謂黃老之學。我們下面再談一點，也是當時所尚的，就是所謂時變觀念。

論六家要指中曾說，「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又說，「有法無法，因時爲業」，這在淮南子中有許多同類的話，如齊俗訓云：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這「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兩句，真是不刊之言，真能够懂得隨時之義。這類話在論訓中甚多，我們再舉兩段：